光阴故事 □李宗刚

爷爷的二三事

爷爷离开我已经45年了。时间的流水本该把许多记忆冲刷得所剩无几，连爷爷这个人也变成一个模糊的符号才对，毕竟，那时我才18岁，真正能够留下清晰印象的，也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而已。此后，我又经历了四五个十来年，那么多的事情层层叠叠地压上来，过去的记忆确实应该被遗忘了。然而，关于爷爷的几帧往事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不仅未曾忘却，反而成为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坐标。

爷爷是一个爱帮别人忙的人。他一看到别人遇到难处，总会情不自禁地伸出援手。他这种乐于助人的习惯，即便到了七十七八岁也没有改变。家人经常提醒他，年纪大了，少管闲事，多管闲事会落不是。可爷爷哪里听得进去？一辈子的习惯，哪是几句提醒可以改变的。正是这种习惯，让他管闲事没落下什么不是，反倒落下了腰伤，以至于卧床几个月才敢下地走路。

爷爷的腰伤是在那年冬天落下的。老家的冬天常下雪。雪后，门口和村外的道路便会白茫茫一片。太阳一出来，村外的马路因为阳光充足，雪化得快。村里的马路就不一样了。道路的两旁都是农家的院子，因此雪化得慢，即便融化了也很快就会结成冰。我家门口的道路便是如此。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写道："心忧炭贱愿天寒"，这句诗竟在我家门口实实在在地演绎了一回。记得那天，一位卖炭翁驱赶着马车，拉着煤炭到附近村里贩卖——这的确是卖炭的好时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道路早已被冰雪覆盖了。而且我家门口的道路不仅被冰雪覆盖，薄冰下还有不少因车马碾压形成的坑洼。这位卖炭翁赶车路过时，他的车轮便陷在坑洼里出不来了。

爷爷总是闲不住。当他看到炭车陷在坑洼里、卖炭翁一筹莫展时，便主动上前帮忙推车。无奈的是爷爷一个人的力气太小，炭车又太重，再加上马在覆盖冰雪的路面上无法发力，导致炭车始终纹丝不动地趴在坑洼里。爷爷虽没学过物理，但他对杠杆原理运用得比较熟练，便回家拿了一根杠子，垫在车轮底下，然后再用力撬起车子。爷爷的这次杠杆原理运用得比较成功，沉重的大车终于从坑洼中驶出来了。可爷爷一心想着助人，却忘了自己在大车驶出来时也需要一个支撑。结果，在大车驶出的刹那间，爷爷的身体猛地失去重心，重重地摔倒在地，关键是腰还受到了重重一击——在车驶出冰雪路面的同时，爷爷"稳稳地"躺在了冰冷的路面上，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卖炭翁见此情景，赶紧跑到我家里喊人。我和家人们来到门口，赶紧扶爷爷起来，可他的腰疼得根本站不住。我们只好抬着爷爷回到家里，把他安顿到炕上。

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爷爷自有他自我开导和纾解情绪的路径，那就是把不同情境下的自己比作戏曲中的不同角色。在生旦净末丑这五种戏曲人物角色的行当分类中，爷爷说得最多的是丑角。在他看来，生活就像一台戏，有时候，一个人在这一台戏中担任了老生这个角色，在下一台戏中就可能担任丑角这个角色。不管担任什么角色，人都要守住自己的本色，那就是要做一个厚道人，不欺负别人；即便被人欺负了，也不自暴自弃，而是依然默默无闻地做自己该做的事。爷爷并不是用虚拟历史来给自己找台阶下，而是用寄希望于未来更好的自己。在爷爷的眼里，时间好像是最好的裁判，只要守住了自我，就会迎来云开雾散的时候，这恰如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花季一样。如此说来，爷爷在现实生活中担任的角色与自己向往的角色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小桥。

正是基于这种角色认同，爷爷对我的角色定位也有着严格要求。当年我家买了一幅中堂画，主轴写的是杜甫的《春夜喜雨》。书写者使用毛笔抄写诗词，龙飞凤舞，我根本认不出来。况且那时我根本没有读过杜甫的这首诗，简直就像面对天书一般。可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琢磨这首诗，最后认出了诗中的每一个字，并把它背诵下来。我忍不住兴奋地把爷爷喊过来，向他炫耀我的这一"非凡"成就。也许是我眉飞色舞、忘乎所以的表情引起了爷爷的不悦，他极为严厉地数落了我一番，要我以后沉住气，不能一有小成绩便沾沾自喜。虽然爷爷的那次数落很扫我的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每当我取得一点成绩而忘却了继续努力时，爷爷那严厉批评的神态便会浮现在我眼前，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到得意忘形的时候——在人生的这场戏中，我饰演的不是那种获得了功名的大角色，顶多是个过了楚河汉界、面对重重狙击、屡败屡战并往前拱的普通小卒——后来，这个体会转化为我经常提及的一句话：哪怕头拱地也绝不放弃！

今年的中元节，姐姐和妹妹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们在给父母上坟时，也顺便在爷爷的坟前烧了纸钱。爷爷坟头和周边的荒草已经没过了膝盖，她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才挪到了坟前。她们清理了坟前的荒草，烧了纸，又念叨了一番。这便勾起了我对爷爷的思念。我想，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时候，人也终将被彻底遗忘——那一代代曾经演绎过一些故事的前辈，也终将被新的生命、新的故事所取代。值得庆幸的是，爷爷的二三故事还依然能够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作为一名赶上了好时代的人，走出了爷爷一辈子也没能走出的乡村，跨进了研究文学的新园地。尽管我所饰演的角色依然是这个大时代里的一名文学小卒，但相对于爷爷而言则幸运得多了。不过，我发现自己演绎的许多故事，依稀还有爷爷故事的影子，只不过这个影子已经获得了现代文化之光的烛照。

心香一瓣 □夏靖尧

九旬老人的『五朵花儿』

霜降时节，我收到一套特别珍贵的书籍。它是栖霞市庙后镇骂阵口村96岁退休教师孙殿仙先生的五本个人作品集，每一本都有老先生的亲笔签名、钤印，落款时间为2026年8月26日。

这套作品集，是我的一位骂阵口村亲戚捎来的。这位亲戚的太奶奶与我的奶奶是亲姐妹。昔年，她们从毗邻的福山瑶台村先后嫁了出去。正因这份乡土亲缘，我对骂阵口村、对这片牙山西北麓的土地，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也更敬惜这五本赠书的缘分。

接连三天时间，我怀着敬畏之心，逐本逐章地翻阅。在朴实的文字之间，我看到这位乡村老人扎根乡土、坚持写稿一辈子的真实人生，不禁更加敬佩。

孙殿仙先生出生于1931年10月，今年96岁。他只有初中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一辈子置身于乡村教育岗位，先后在梁家、西店、铁口、楼底、上林家、庙后等村的中小学任教。教书育人之外，他最大的爱好、也是坚持了一辈子的事业，就是新闻写作，俗称"写稿子"。

整整80年，孙殿仙先生坚持业余写稿，常年在《大众日报》《烟台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各级广播电台担任通讯员，还是当地文史资料征集员。80年间，他先后发表稿件两千多篇，多篇获评好新闻。不少典型稿件影响力很大，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甚至被港澳地区及海外媒体转载。他曾在烟台地区新闻报道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早在1982年，当地宣传部门还专门为他举办过"孙殿仙写稿36周年座谈会"，这在基层通讯员中十分少见。

2007年，76岁的孙殿仙老人整理60年心血，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山花烂漫——一位老通讯员60年的稿件选编》。文友李瑞花在序言中回忆，自己正是受孙殿仙先生的指引，爱上写作、踏实进取，从普通乡村青年成长为民办教师，后来进入公职队伍。可以说是老先生改变了其人生。

李瑞花在序言里真实记录了孙老的写作日常。他一辈子生活在农村，日常要种地、管理苹果树、放羊、养兔。白天农活繁忙，所有稿件基本都是晚上熬夜写出来的。哪怕是《大众日报》头版头条的稿子，也是在灯下一字一句打磨而成的。

《山花烂漫》跨越60余年时光，忠实记录了栖霞乡村的真实历史。书中既有抗战时期的对敌斗争、敌后兵工厂故事，也有抗美援朝英雄事迹，还有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点点滴滴，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歌颂正气、传递正能量，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乡土活史料。

全书内容丰富，包含通讯、消息、故事、文史、杂文、文艺作品等多种体裁。其中，《桥子沟"红领巾"广播站》一稿，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长25分钟，让山村新风传遍全国。1982年的通讯《为了三个失踪的孩子》，记录了栖霞乡村干部连夜寻人、群众互助向善的真实一幕，原原本本地体现了淳朴乡风与新时代的社会温暖。

《生子携妻回故里，伺候瘫痪爹妈22载》《半路夫妻谱写人间真情》《山村红医》《我们村里的老八路》《建房三让》《牙山北麓的功德碑》……一篇篇朴实无华的报道，定格了一个个乡村好人、一件件暖心善事。这些大多发生在栖霞一个叫庙后镇山乡的平凡故事，如果不是孙殿仙常年坚持采访、记录、整理，大概早已随着岁月流逝，无人知晓、无处可查。

该书的末尾，收录了孙殿仙1983年在烟台地区新闻报道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生命不息不搁笔 坚持写稿告终生》。笔者读完后十分感慨，老人的写作之路充满了勤奋与坚持。

先生在发言里坦言，几十年里，别人闲暇看电影、打牌、下棋，他抓紧时间写稿；外出开会、等车、陪护病人，别人休息，他利用碎片时间改稿、写稿。写作早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遇到好素材、好典型，不写出来就心里不安；写稿没有头绪，就手心发痒、心里着急；稿件见报，心里格外踏实；稿件退回，也从不气馁。

1983年10月，他在医院陪床间隙写出的《这是国家的》，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晚上看护新房、借着煤油灯光写出的《旅行结婚三移地点》，登上了《中国青年报》。

谁也不是天生会写稿。孙老回忆，自己刚开始写作时什么都不懂，分不清消息、通讯、散文，写出来的稿子"四不像"，内容杂糅、质量不高，投稿大多石沉大海。后来他主动跟着报纸学、跟着编辑学、跟着记者学，系统补习语法、逻辑、修辞，反复对照见报稿件修改自己的原稿，虚心请教、日积月累，慢慢练就了扎实的写作功底。

孙老总结的写作秘诀，朴素却受用：做新闻、写文章，没有捷径，就是脑勤、眼勤、嘴勤、腿勤、手勤，处处留心、时时用心。他说，提炼好文章，就像提炼镭，要将大量素材反复打磨。

2019年，时隔12年，孙殿仙老人推出第二部作品集《繁花似锦》。栖霞作家张荣起统计，经孙老采访报道、宣传推介的普通人里，先后走出全国五好家庭、省书香农家、市区道德模范、栖霞好人等19个先进典型。他用一辈子的坚持，把乡村里的真善美一一发掘、放大、传播。

文友卢嘉善评价他：心思质朴、目光善良，扎根乡土、用心记录，把山乡故事、人间温情，稳稳地留在纸面上。

年过九旬之后，老人不能再四处奔走采访，但他依旧不愿闲着。94岁时，他出版民谣集《百花齐放——民谣700首》；95岁时，再出版《菊花朵朵——民谣一千首》。他以菊花自喻，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劝人向善、教人正直，做堂堂正正的普通人。

2026年6月，96岁的孙老推出第五部作品集《荷花满堂——民谣一千首》，这也是他的封笔之作。老人在书中写道：人生自古谁不死，留本民谣献亲友。连续三年创作民谣，全部源于生活、来自乡土，他希望用最后的笔墨，多为社会传递一点正气、一点善意。

从青少年执笔、中年深耕，再到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孙殿仙先生一生平凡、一生朴素、一生坚守。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基层通讯员，没有耀眼的头衔，却用80年光阴为乡土存史、为好人立传、为时代留痕，可谓从乡土中挖掘出了百余万充满了泥土芬芳的鲜活文字。

认认真真地拜读完孙老的"五朵花儿"，笔者内心由衷赞叹。他80年如一日的写稿经历，恰恰给新时代新闻人上了最生动的一课。真正的新闻沃土在基层，最好的写作素材在民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新闻工作者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初心不能丢，勤跑、勤问、勤看、勤写的基本功不能丢，记录时代、讴歌平凡、传递温暖的职业本心不能丢。先生质朴纯粹的职业热爱、80年来持之以恒的坚守、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担当，正是当下新闻从业者最该传承和践行的职业底色。

一生扎根乡村，一生热爱写作，一生向善向美。九旬孙老的这份坚持、这份纯粹、这份情怀，值得我们每一个文字工作者学习、致敬。

惟愿老先生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街谈物语 □盖少艳

废墟变菜园

小区最西边有一大片被推倒的废弃厂房，多年无人打理，逐渐变成了半个垃圾场。看着它，公爹萌生了开荒种地的想法。

休班那日，他扛着农具来到废墟旁。碎石和砖块堆积在建筑残渣里，草长得比人都高。他右手紧握镰刀，左手拽住灌木的根部，随着"嚓嚓"的声音，草木倒了下来。前几天下过雨，地面潮湿，一些塑料袋被紧紧吸附于地里。他挥起镢头，与石头擦出火花。他低头扒拉着地面的垃圾，废弃的安全网、各种编织袋，忽感手指阵痛，才发现右手指被尖锐的铁片划破了。

那块地紧靠深沟，碎玻璃、乱石颇多，很多人看了都摇头离开。他没有放弃，连续十几天起早贪黑，先把杂草乱石清走，把缠成乱麻的荆棘连根拽出，再用镢头刨一遍。每翻一遍土，他都要捡尽藏在黑泥里的树根和铁片，最后用耙子把荒地摊成平整的菜畦。

荒地，对公爹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住在城市的一角，见不到绿色庄稼，是这片废墟给了他希望。他在城市的缝隙里耕作，不仅仅是为了种几棵菜，更是对土地的依恋，对生长的渴望。他坚信，只要用心播种、浇灌，那片废墟一定会长出好庄稼。

为了让土地更肥沃，他开着三轮车跑到乡下拉回一车车鸡粪。荒地坑坑洼洼，开着三轮车就像坐过山车。好几次，他差点把车开到沟里。肥料送到地边，他拿起铁锹扬撒鸡粪，地面便铺上了一层褐色的"地毯"。他要在这里种上花生、玉米、地瓜，再种几架黄瓜、芸豆。

初夏的一天，我去了一趟小菜园，惊讶地看到昔日破落不堪的废墟变成了一块块平整的菜地。一大片油绿的花生在薄膜的包裹下，像一排排整齐的士兵在阳光下舒展着身姿。不远处的茄子开着紫色的小花；西红柿架子上挂满了未成熟的果子；辣椒身姿挺拔，长势喜人；一架芸豆长得郁郁葱葱，芸豆花开在叶腋处，争先恐后探出小脑袋，紫色的豆荚依偎在花托旁；黄瓜藤顺着竹竿爬高，一朵朵黄花开得正艳，绿叶下面躲藏着一个个小黄瓜。我随手摘了一根黄瓜，轻轻咬一口，清冽的汁水盈满唇间。

今年雨少，连日干旱，小菜园的地皮冒了烟，茄子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韭菜叶子变黄。公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开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买回了水泵和蓄水桶，去河里抽水。水桶满了，开回地头，插上电源，河水便流进了菜园里。被浇灌的玉米瞬间喝饱了水，腰杆挺得直了；花生被河水浇灌后，也变得精神抖擞，叶片伸展开来。

阳光下，靠近地边的玉米秆上缠绕着一串串花儿，细长的菜豆嘀里嘟噜地垂下来。摘下来洗干净，回家做一碗鲜味十足的打卤面，那才叫香呢。玉米旁边种着几株面瓜，倒三角形的叶子下面藏着一个个胖乎乎的瓜。这种瓜成熟了，去皮、切片，加入白糖搅拌，挖一勺，口感绵柔香甜。公爹扒拉着叶子，指着一个大面瓜对我说：这个出来香味了，你拿回去吧。我仔细一看，这个瓜皮焦黄，上面布满了清晰的纹路，带着淡淡的香味。我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就爱吃这个。公爹找来一个编织袋，摘了些紫茄子和芸豆放进去，又拔了一把小葱给我。

等我拿着瓜果蔬菜准备回家时，偶然一回头，就看见公爹弯着腰在白菜地里抓虫子，他消瘦的身影弯成了一张弓。

或许，没有天生的良田。那些攥紧锄头、顶着日晒翻起第一锹土的人，最终都能在原本一无所有的地方，种出属于自己的收获。这一方小菜园，是藏在人间烟火气息中的世外桃源；那些砸进泥土的汗珠没有凭空消失，它们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随着叶脉长出新绿来。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荒地"，懒散、怯懦、逃避就是地里的荆棘，只有一次次耐着性子去清理、去打磨，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才能慢慢变得厚重而有承载力。

心灵微品 □阳春花

秋日小院

清晨推开门，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花香和菜的清甜。小院不大，却在这深秋时节，把一年的积蓄都亮了出来。白菜一畦一畦地挺着，叶片肥厚，绿得发黑，像一册册摊开的书，叶脉里写着春夏的雨水和我们的汗水。萝卜半埋在土里，露出半截青白的身子，叶子婆娑，风一过，满畦的绿浪便一层压一层地涌向墙根。

想起小时候，爷爷在老家院子里教我辨认节气。他说，秋分种麦，寒露收菜，霜降拔萝卜。那时我不懂，只觉得院子是玩耍的乐园。后来离家工作，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院子，有的精致，有的宽敞，可每到深秋，心里惦念的，还是远方老家小小的院落。它不起眼，不张扬，却用最朴素的方式，把四季的轮转、土地的恩情，一点一点地教给我。

太阳渐渐升高，阳光洒在白菜上，叶片上的露珠滚落下来，砸在泥土里，无声无息。我摘下一棵白菜，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像抱着这整个秋天。萝卜拔出来，带着新鲜的泥土气，用水一冲，咬一口，脆生生的，辣里带着甜。我忽然想对这片土地说声谢谢。谢谢它养育了我，还将继续养育我的儿女；谢谢它教会我，什么是扎根，什么是绽放，什么是历经风霜后的从容。

风又起了，满院的菜叶沙沙作响。愿这秋日的小院，这泥土的芬芳，这花开的声音，都会在我心里，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